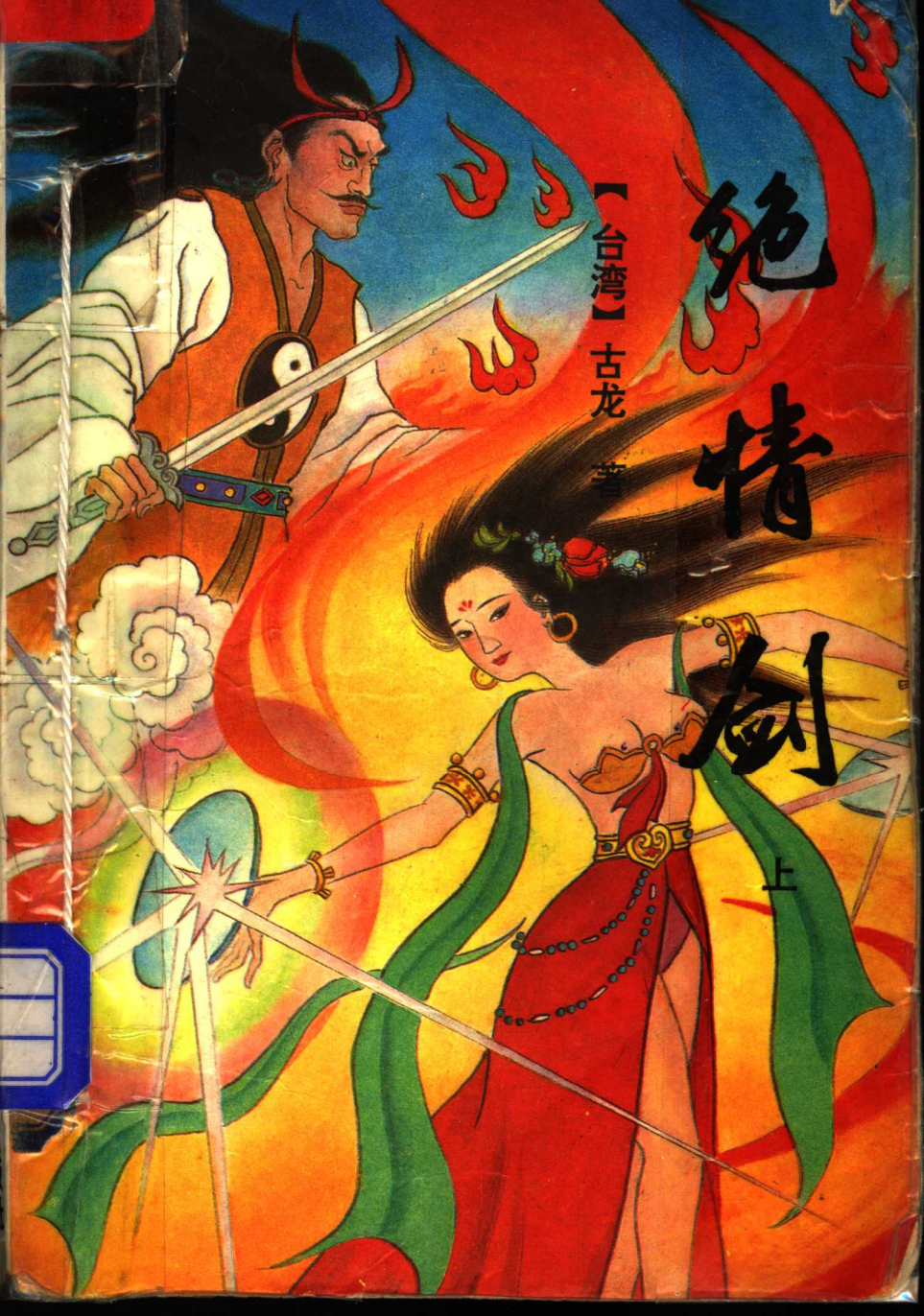


絕情劍

上

【台灣】古龍 著



I 240
355C-1

绝情剑

【台湾】古龙 著

(上)

内容提要

太白山绝顶“接天峰”，峭立千仞，终年云封雾锁，鸟兽绝踪，人迹渺无。

武林正派四大掌门，僧、道、儒、尼和邪派第一淫魔“独孤狂夫”决斗于“接天峰”。“接天峰”被掌力震倒，四大掌门丧身，淫魔双脚残于峰下。这时的“独孤狂夫”突然觉醒，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

从不收徒的狂夫奇迹般的收下了两个徒弟。“玉面郎君”田少成和诸葛少卿。二徒一正一邪、一善一恶。田少成得到“独孤狂夫”的真传，骗得神秘的绝情剑，叛师下山。假扮“独孤狂夫”统领“黑心帮”危害武林，奸师姐淫师妹，制淫宫。勾结武林魔头淫荡武林，无恶不作，妄想称霸武林。

诸葛少卿尊师命下山，惩恶徒，捣毁“黑心帮”。他踏毒谷，蹬冰山，闯淫宫，赴孤岛，一次次遇险，一次次生还，冰山得百岁丐翁传神技，孤岛得失传百年“五目心经”练心法。共遇险中见深情，得到黛萍、于素梅、方玉翠三位姑娘的垂青。和“黑心帮”及各魔派展开一场场决斗。奇中有奇，险中有险，情中有情。

台湾古龙大师妙笔生花，让您捧书一气读完。

目 录

第 一 回	接天峰上演绝掌 攀天柱下废双腿	 (1)
第 二 回	虚张声势讨魔王 殷勤献媚乞奇学	 (18)
第 三 回	荒山洞外来小侠 混世魔头得螟蛉	 (37)
第 四 回	少成扬威逞恶念 小侠整凶戏郎君	 (48)
第 五 回	天鹰恨恨方家庄 阿蒙首遭离魂人	 (64)
第 六 回	凉小坪初现魔踪 镇关中魂游恨海	 (81)
第 七 回	正邪高手大决斗 玉面郎君抱头窜	 (97)
第 八 回	方玉翠险遭蹂躏 舍利尼赶救弱女	 (110)
第 九 回	血面鬼垂青逆徒 于素梅绝处缝生	 (128)

第十回	误闯仙洞得奇学 江湖浪子堕情网	(146)
第十一回	神功显露伏妖道 春情初动吐衷曲	(161)
第十二回	空门和尚死是谜 鸛衣老乞是何人	(177)
第十三回	老乞原是世外人 来人竟是浮夸郎	(194)
第十四回	言中尽藏身世事 后见萧郎泪满襟	(210)
第十五回	世外四奇会中原 突出奇谋测真伪	(226)
第十六回	乞翁指点四杰侠 黛萍显雌技惊人	(242)
第十七回	轻舟独叶闯仙岛 玉女岛上斗老姥	(256)
第十八回	甘为情人涉火海 岂知药主是情敌	(272)
第十九回	神功显露惊四座 奸险阴鸷江一飞	(293)
第二十回	包藏祸心欺少卿 大海汪汪葬小侠	(309)

第二十一回	鬼门关上遇佳人 方庆生还又陷困	(325)
第二十二回	神剑手自吃恶果 黄毛狼成哈吧狗	(342)
第二十三回	毒心判官讨赴会 南天神猿藏祸心	(358)
第二十四回	欧阳云拔剑相助 森罗门惊现异人	(375)
第二十五回	陷机关呼天不应 中暗器喊地无灵	(391)
第二十六回	狄云海奉送心经 武林众杰并争夺	(407)
第二十七回	不知横祸从天降 怀璧其罪情何堪	(423)
第二十八回	因果报应确不爽 到头来空梦一场	(440)
第二十九回	贫穷是罪女为押 食肉兽鱼肉乡民	(456)
第三十回	路见不平拔剑助 天地双煞识机密	(472)
第三十一回	难言哑子吃黄莲 真假世事原迷离	(488)

第三十二回	有意玉翠恋少卿 无情萧郎有怀抱	(505)
第三十三回	剑阁双小险迷途 露功智计败吴明	(521)
第三十四回	武盛会豪杰云集 决雌雄魔头现踪	(537)
第三十五回	仇深难解刀相见 爱护女婿神君现	(554)
第三十六回	正斗邪流血凉坪 天作孽临终认子	(570)

接天峰上演绝掌 攀天柱下废双腿

第一回

云物凄凉拂暑流，汉家宫阙动高秋；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
紫艳半开离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
鲈鱼正美不归去，空载南冠学楚囚。

——赵 嘏 长安秋望绝诗

秋夜，寒星寥落，勾月隐现。

白天，喧闹器哗，熙来攘往的长安城，此刻已静悄悄地，进入了梦乡。

城外除了金风瑟瑟，落叶萧萧之外，到处一片静穆安谧。

蓦地，一条人影，像缕轻烟似地，在送爽秋风中，疾驰飞奔。

此人，好俊轻功！飞腾起落，只见一条淡薄如絮的灰影，一掠而逝。

须臾，那条人影，驰近一所大庄院之前，掠身凌虚，飞上墙顶，略一张望，再度施展“虚步凌空”身法，似片树叶，轻飘飘的，降落一间砖房之顶。

陡地，底下屋内，响起一声苍迈有劲的喝语：

“何方高人，劳驾寒舍，有失远迎，雅承造访，请下一谒！”

话落同时，一条高大身影，穿窗射出。

屋顶上，那位不速来客，拧身远飏，以“天雷通”传语道：

“方大侠，别来无恙？”

主人乍闻此言，如奉纶音，必恭必敬道：

“啊！原来是师太，今夜行色匆匆，又不进内，可有要事？”

对答之间，那位师太，已远去一里，遥遥千里传音道：

“老尼此去，生死未卜，只是小徒于素梅，年幼无知，乏人照拂，放心不下。唉！还是请方大侠提携一二。”

方大侠国字脸上，绽出一丝邪笑，急忙谨问道：

“师太，今夜欲往何方？”

只听师太铿锵之音道：“接天峰，吾去矣。”

“接天峰”在太白山绝顶，山峰巍然，峭立千仞，终年在云封雾锁之中。

绝岭之巅，危崖断壁，怪石嶙峋，奇险天成，别有天地。鸟兽绝踪，人迹渺无。

序近深秋，山高气寒，太阳行将滑下群山，落霞残照，映红天际。

接天峰绝岭之巅，竟悄然立着四个人。

奇怪！这座绝岭，峭壁卓立，悬崖接天，凡人怎能攀登得上？敢莫这4人是神仙？要不，他们的武功，岂不高得骇人？

这还不算奇，更奇的是这四人分别站在一座十人合抱的攀天石柱四周，垂手静立，有如四尊佛像，望之令人生畏，从

他们脸上丝毫看不出惊讶表情。

这四个人，年纪均在六十开外的老者，僧、道、儒、尼，四样俱全。

东面那人，身穿道袍，相貌奇古，气定神闲，神光奕奕，一望而知，是武林不可多得的高手；此人正是“罗浮派”掌门人“紫玄道人”。

南面恭立的，是位矍铄慈善的老尼。此尼乃南海“普陀禅院”的主持“妙凡师太”。

西面，是位龄高德劭的白须老僧，由他穿着，不虽看出是代表目前领袖武林的“峨嵋派”的绝顶高人。此僧，正是峨嵋第八代掌门人“善智长老”。

北面那位潇洒儒生，正是几十年来轰动江湖，艺惊武森的“出尘先生”。年约五旬，背插古剑，一派安逸，临风而立，更显得仙风道骨，飘然出尘。

紫玄真人微抬双目，神光电扫其余三老，沉声缓言：

“时辰不早，我们完成最后的准备吧！”

语音苍脆，声调柔和，山风劲厉怒吼，字字仍然清晰地传入三老耳中。

紫玄真人话落，单掌微吐，“呼呼”风生，一声“轰”然巨响，那座十人合抱石柱，竟摇晃不歇，底部塌一块岩石，石柱因而现出一个凹洞。

善智长老睹状，大露喜色，哈哈长笑道：

“罗浮绝学，果然不凡，老衲佩服得紧。”

语毕，只见他大袖轻拂，长袖扬处，大地立即传来一阵震天巨响，刚刚稳定的巨柱，竟再度震撼起来。众人定睛一

看，那座石柱腰部，又凹出一个巨洞来。

三老又是一阵赞叹，妙凡师太轻挪莲步，慈笑连连道：

“贫尼献丑了！”

说着，也不见她如何运劲，双掌翻吐，掌心向前，众人正惊疑她出掌无声无形时，前面石柱，传来轻微的“咯嚓”，一块五尺见方的石板，应声而落。

其余三人，惊呼一声，紫玄道人抚须长笑道：

“南海神学，果然不同凡响，师太这手‘无声禅功’，哪怕那魔头飞上苍天？”

妙凡师太谦答见丑，目注北闾那位“出尘先生，向其余二人说道：

“出尘先生那手‘金刚指’，功能腐铁，先看他的，再评贫尼不迟。”

出尘先生经妙凡师太这一赞捧，反而迟迟不便动手，凝立良久，才见他右腕平伸，屈指一弹，陡闻一阵“丝丝”破空之声，只见正面石柱，片片碎裂，如孩童抛弹丸般，纷纷飞起，掉落深崖。

经过这一轮流试功，巨大的石柱，竟宛若陀螺，上重下轻。此时，只要其中一老再加一掌，石柱势非截断塌倒不可。

善智长老首先发声：

“我等为造天下苍生，毁损这座名峰，峰灵有知，当能鉴谅！”

哪知出尘先生的心潮竟被斯话激起寸寸涟漪，半带悲愤，半带不平，说道：

“善智长老不愧是位得道高僧，处处流露悲天悯人的心

肠，试想‘独孤狂夫’这个混世魔王，多年为患江湖，恃才傲物，无恶不作，凡吾笔者，谁不把他视为公敌，像这种神、人共愤的魔头，天下人皆可得而诛之，何况吾辈系为武林伸张正义；为忆民保障安宁。今日在此名峰之下，联手歼敌，若能如愿以偿，则接天峰虽毁，亦足留为千秋佳话！”

出尘先生淡淡道来，慷慨激昂，豪气干云之情，溢于言表。

妙凡师太似受出尘先生之言所动，微喟一声，说道：

“由我等日落前所练这套紫玄道长的‘四象掌法’和各位方才所露绝学，独孤狂夫虽然凶焰万丈，不可一世，想难逃脱公道。”

紫玄真人闻言，谦逊说道：

“妙凡师太过奖了，这都是各位闭关一年所得成绩，紫玄何敢居功！”顿了一下，似想起什么，又继续说道：

“谚云：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年以来，独孤狂夫甚少在江湖上走动，难保他不也跟我们一样埋头苦修，能一举歼灭此魔，乃夙愿事，万一……”

“如果合我们四人之力，仍不能消灭魔王，誓必与之偕亡。”

“对！”三人异口同声，敌忾同仇。

“善哉！咱们盘踞在这座擎天柱前；一旦事急，惟有毁柱同亡了，能够埋骨名峰神柱之下，虽死何憾？”善智长老说道。

出尘先生哈哈朗笑，道：

“寒儒半生潦倒，既无家小，也未收徒，有如断根飘萍，四海为家，自然一了百了，只是三位皆是一派宗师，不知来

时曾将一切尘务欲事，料理停当？”

妙凡师太首先应道：

“普陀禅院已由师妹接掌，至于南海微末武学，师祖并无发扬光大之意，是故，历代只传女徒一人，小徒乃属欲家弟子，功力已得贫尼十之七、八，来时已打发她出道历练去哩。”

善智长老慧眼微张，微微笑道：

“贫僧早将峨嵋事务，交由小徒接掌，早已了无牵挂。”

旋而，转对紫玄真人问道：

“向闻罗浮武学，浩瀚如海，深奥绝伦，为武林所敬重，此番道长出山，领导歼凶，对贵派博大精深武学，可曾着意安排？”

紫玄真人略一沉吟，慨然一叹，朗声说道：

“人算不如天算，罗浮派的未来，贫道已经全部委诸上苍啦！”

三老闻言一怔，俱都神情肃穆，一时默然。

时近子牌，月正中天。

在这苍凉凄静的群山万壑里，更觉得阴森惨淡，黑黯黯的层峦叠嶂，俯伏在接天峰下。

四老浴淋月光，凝神趺坐，闭目运功，他们眼观鼻，鼻观心，以心主形，以形摄气，以气运神的表情，已然看出，四老心胸坦然。

他们以性命双修的绝学，迎接那关系个人一生美名，与广大武林同道安危的生死决斗。

万籁更寂，山风似乎较关阴沉，月色也倍觉凄清。

蓦地，一声凄厉长啸，来自数里之外，群山迎声响应。

一条黑影，矫捷逾加游龙，也没于秦岭西脉，时而飞纵，时而翱翔，轻灵如烟，飘忽似鬼，风驰电掣，向接天峰奔来。

接天峰傲视群山，巍然兀立，就算是武功高强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还须借助于机械绳索。哪知来人竟单靠轻功身法，在黯淡月光下，纵跃飞翔，视险峻群山如履平地，毫无阻障，怎不令人怀疑他究竟是鸟？是兽？是人？是鬼？

毋庸置喙，他是人；不，是人和鬼的化身。

瞬息之间，来人到达接天峰上。

峰上四老，皆为当今武林各派宗师，虽劲敌临前，仍然端坐如初，稳若泰山，依然故我无动于衷。

来人上得峰顶，两眼凶光暴射，如闪电般，扫视四人一眼，不禁仰天狂笑，声若山魅怒吼，疯癫咆哮，平静的名峰，顿时飞沙走石，气流逆转，一阵阵慑人心魄的怪啸，像千把穿心利刃，刺激在场四老的心弦。

来人狂笑甫毕，阴恻恻傲然冷笑道：

“四位倒来得早，其实，想死也不须这般性急，老夫超度世人，一向准时赴会。”

话毕，陡闻一声怒喝：

“闭嘴！”

紫玄真人垂手站起身来，神光一睁，仔细打量来人，来人年约八旬，身穿黑色长袍，背插长剑，长发披肩，短髯如虬，两道浓眉连成“一”字，整个脸孔，被毛发占去大半，只留下那对凶光闪闪，慑人神魂的鹰眼。

其实，紫玄真人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经过此一打量，心中已然明了大半，只见他愠声问道：

“阁下可是独孤老鬼？”

来人乍闻“老鬼”两字，脸色顿变，凶光如电，怒瞪紫玄真人一眼，反手指着他背背那柄古剑，道：

“这个可以答覆你！”

紫玄真人目光接触到来人的背剑后，突然神然大变，暗叫一声：

“莫非那是武林传说的‘绝情剑’？果然不错，剑把上必定放射两道闪灿不定的绿光。”

紫玄真人正转念间，其余三老，业已纷纷起立。

只听出尘先生说道：

“道长，时候不早，对这种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妖怪，噜苏什么，还是干正事的要紧。”

说着，转对来人喝道：

“独孤老鬼，你半生为患武林，滥杀无辜，双手沾满血腥，早已恶贯满盈，今夜就是你魂归十八层万劫不复地狱的时候，告诉你，接天峰便是你暴骨之所！”

来人正是轰动武林，丑誉远播，把安宁的江湖搞得天翻地覆，搅得鸡犬不宁的混世魔王“独孤狂珍”人。

只见他目露毒光，脸露傲笑，阴森嗤笑道：

“酸娃儿，老夫千里迢迢赶来，旨在动斤，不在动口，赶快划出道儿，否则四位今夜恐怕哼……”哼哼不绝，扰人心神。

出尘先生一生游戏风尘，玩世不恭，疾恶如仇，尤其以尖酸驰名，哪对方独孤狂夫比他还要刻薄，这一句话，说得出尘先生哑口无言，不禁怒火冲肝，当下，巨声怒叱：

“老鬼！死到临头，犹作祟嘛！”

话落，但见他袍袖一挥，一股潜力，挟呼呼破空之声，向独孤狂夫击去。

这种举止，出尘先还是有生之日，破题儿第一遭，足见他对独孤狂夫疾恨之深了。

独孤狂夫明知对方出掌袭来，犹佯做未觉，像没事儿，完全没把出尘先生放在眼内，一俟对方掌风已临胸部击到，陡听他一声轻微冷哼，人已闪避过去。

出尘先生怒极攻心，一掌未逞，并不给对方喘气机会，迅如闪电，欺身侵进一步，掌化“力扫五岳”，挟一股狂飙，向独孤狂珍卷扫而去。

独孤狂夫背后像多生一只眼睛，斜见掌风拂到，连忙倒手拂袖，立见一股狂风，顿将出尘先生卷来劲道，化于无形，随着说道：

“娃儿，这种花拳绣腿，也好意思拿来丢人现眼？依老夫奉劝，还是四人一起齐上，来得省事些！”

“废话！对付你还用得着他人？鬼，小心看掌！”出尘先生边说边攻了两掌，齐被人家轻描淡写，化卸而掉。

独孤狂夫嘿嘿狂笑道：

“这样更好，老夫破例让你十招，十招引还，别怪老夫心黑手辣。”

出尘先生出道以来，就没被人家这般奚落过，孰可忍，谁不可忍，陡闻他一声龙吟长啸，身法一变，双掌化指，施出他赖以成名的‘金刚指’来。

场中顿时人影乱飞，呼声四起，出尘先生以数十年生命

双修的内家金刚指功，做了最后的赌注，身法一展开来，忽左忽右，倏高倏低，飘忽如粉蜂穿飞于万花丛间，身形又美又俊，能够掌握中原武林前四把交椅，确非偶然之事。

独孤狂夫着实要得，竟在对方猛烈攻击之下，悠哉游哉，穿梭于层层指影之中，丝毫未见零乱之象。

独孤狂夫天生异禀，幼年遇到一位异人垂顾，加上他不幸遭遇，性情变得乖戾横蛮。出道之后，误入歧途，为非作歹，遂引起武林一致的公愤，可是，普天之下，却无一位正派侠士，足以与他分庭抗礼，因而更助长他的狂焰和骄傲。

转瞬之间，十招已过，出尘先生空自卖命，仍然摸不到独孤狂夫一片衣角，这么一来，任是出尘先生开朗豪爽，也不禁雄心顿沮，气馁颓丧。

一旁静观的三老，睹到这一情景，知道再让他们一对一打下去，出尘先生势必当场出丑。

于是，善智长老首先飘身抢入战圈，只见他僧袖挥处，一股劲风，由下而上，随着手腕的挥动，疾如飞箭，向独孤狂夫打去。

紫玄真人及妙凡师太两人，也相继加入战圈，出掌攻去。

独孤狂夫人如其名，狂妄自大，飞扬跋扈，只见他粗眉一挑，嘴噙邪笑，电瞥四老，嘿嘿说道：

“来得好！只有这样，才能省去老夫不少宝贵时间。同时，往鬼门关道上，四人一齐，倒不显得寂寞孤单。”

紫玄真人闻言，不禁大怒，低喝一声：

“无量尽佛！”

道袍微幌，人如行云流水，欺前三步，两袖乱舞，寒风